

蔡国强：我是这样想的

杨照 李维菁 / 著

CAI GUO-QIA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蔡国强：我是这样想的 / 杨照, 李维著. — 桂林：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5

ISBN 978-7-5633-9818-8

I. ①蔡… II. ①杨… ②李… III. ①蔡国强—传记
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5398号

本书简体中文版由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)
网址：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：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：010-6428 4815

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(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45号 邮编：100071)

开本：880mm×1270 mm 1/32


印张：7.5 字数：80千字

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 001 ~ 10 000 定价：3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厂联系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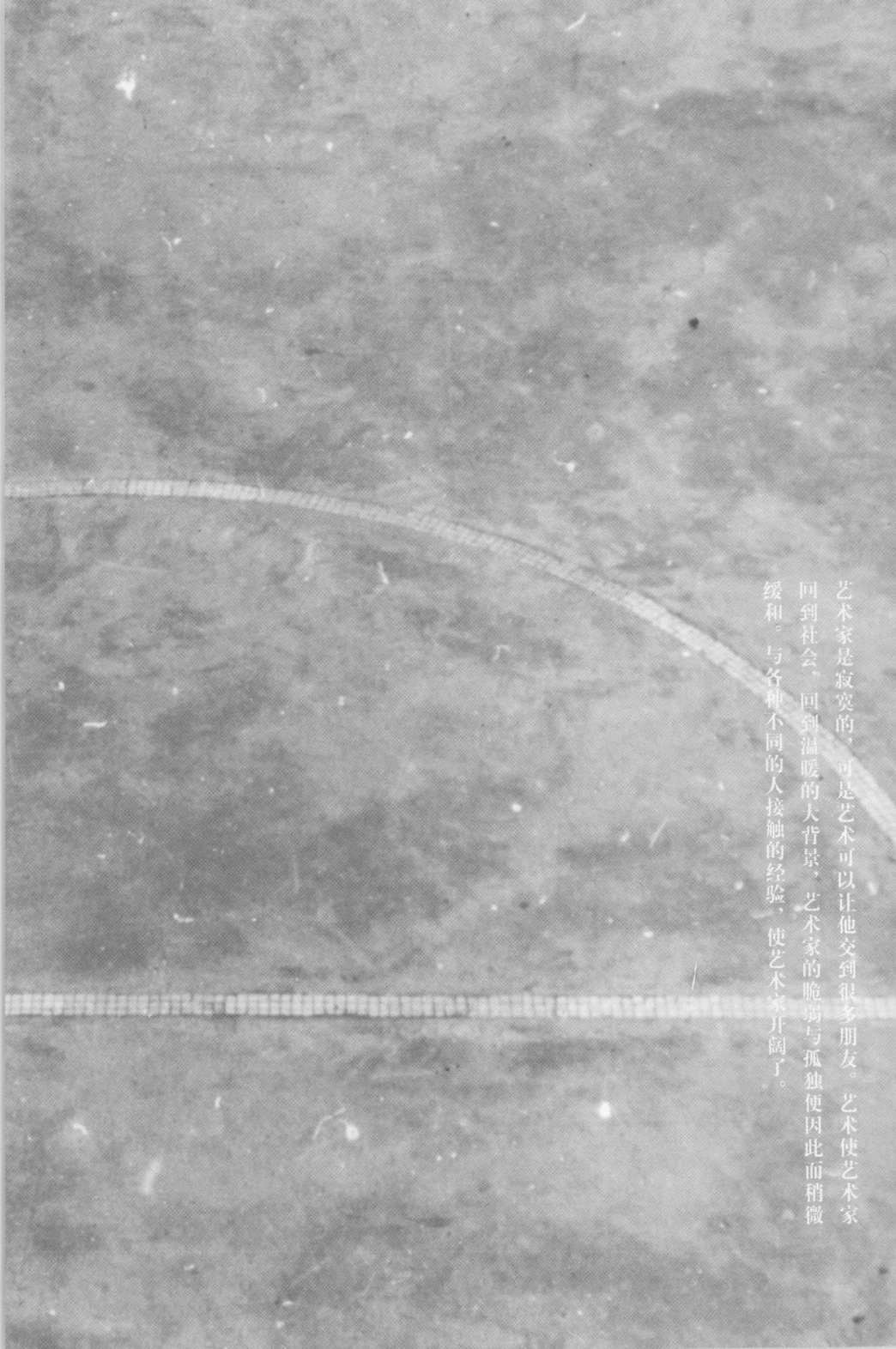
C A I G U O - Q I A N G




做成的作品像天上出现的焰火，没有实现的只是黑夜而已。这对于艺术家来讲都是作品，都是他的人生。问题是人们仰望夜空，为的是看到炫丽的焰火，而非黑夜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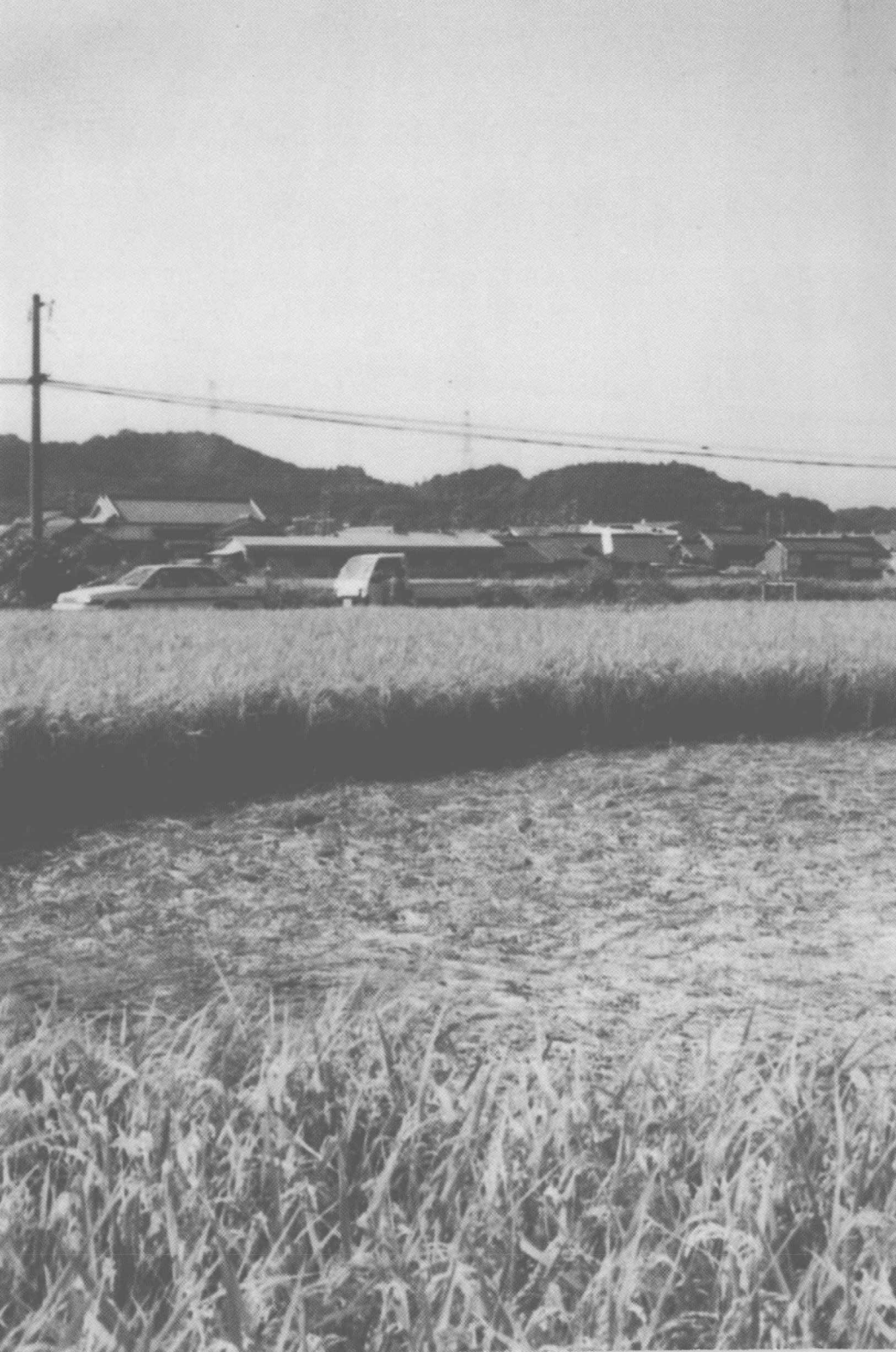


艺术家是寂寞的，可是艺术可以让他交到很多朋友。艺术使艺术家回到社会，回到温暖的大背景，艺术家的脆弱与孤独便因此而稍微缓和。与各种不同的人接触的经验，使艺术家开阔了。



我们经常把事情过后，还想着「如果没有发生多好啊」。我们的担心和幻觉来自我们的时代。我们搭飞机、坐公共汽车或地铁时有担心、有幻觉，我们的时代有幻觉，我用艺术做「幻觉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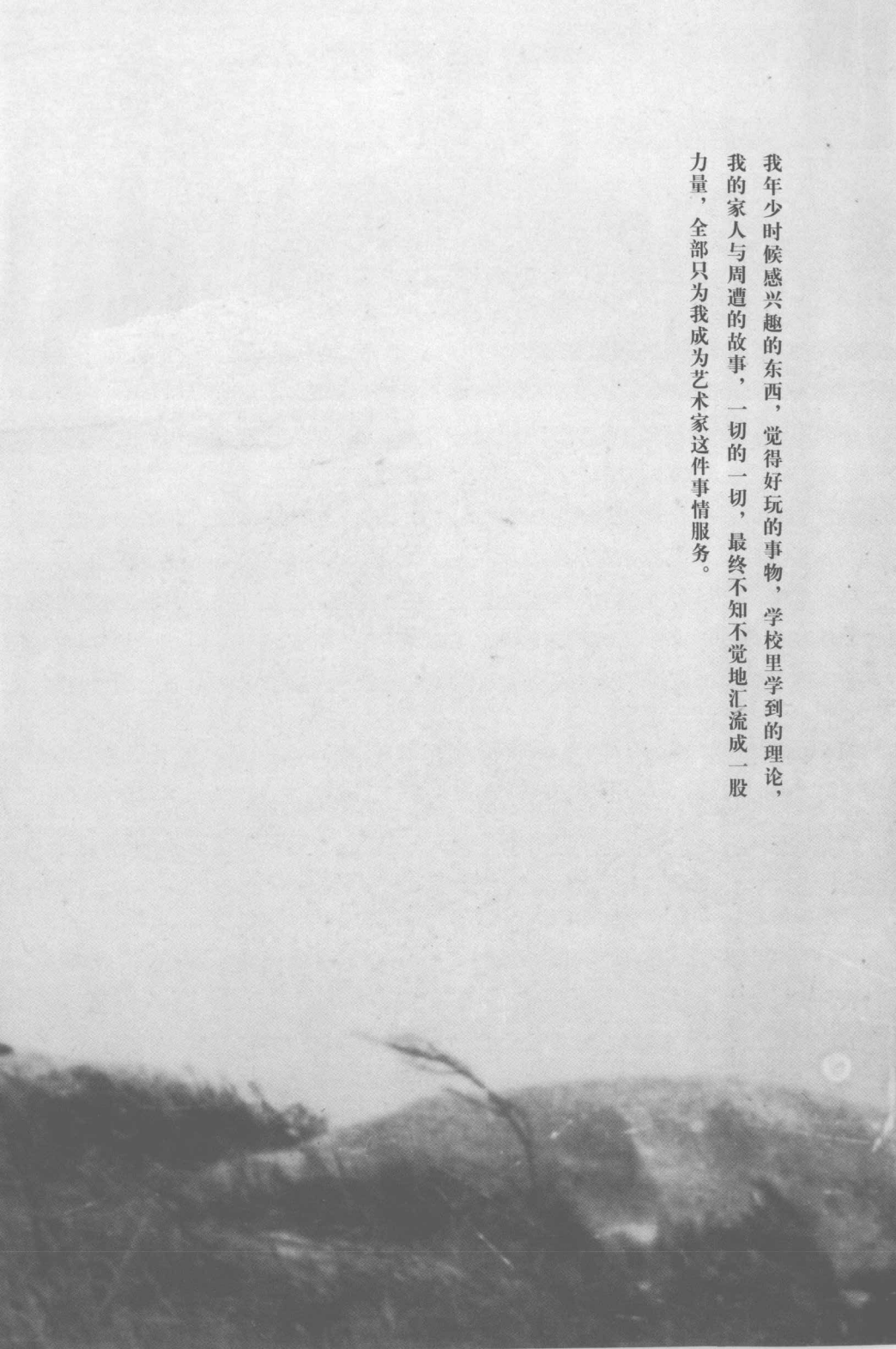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总体上我比较信仰看不到的世界，
我是个迷信的人。







我年少时候感兴趣的东西，觉得好玩的事物，学校里学到的理论，我的家人与周遭的故事，一切的一切，最终不知不觉地汇流成一股力量，全部只为我成为艺术家这件事情服务。



蔡国强：我是这样想的

杨照 李维菁 / 著

代序

草船与借箭

陈丹青

1998年，我在纽约P.S.1当代美术馆中国专展上初见《草船借箭》。它被高高悬挂在狭小的、布满砖墙的空间，木质船体的每一缝隙密密麻麻插满带着羽毛的竹箭，粗暴，沉默，而且好看。

傲慢的纽约。那是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有规模地被接纳、被展示，而《草船借箭》的出现，使这件制于泉州的大装置显得触目而冥顽，浑身带着彻头彻尾的陌生感。它的材质全然是异国的：一架废弃的南中国木船，一簇簇仿制的古中国的箭，那么“土”，那么“草根”，与纽约无数装置的材质——金属、塑料、泥土、石块、垃圾、纺织物、电子废料、凝固的汁液、腐朽的生命物——大异其趣。现在，犹如野蛮的闯入者，它被悬挂在纽约，像是一场被主动邀请的挑衅；而

作者的思路，或者说，动机，尤其对西方主流艺术构成陌生感。日后在《纽约琐记》一份稿件中，我试图解析《草船借箭》的狡诘与攻击性：它来自纽约语境难以测知的另一维度，是一份因果置换的文本，一场角色变易的游戏，古老的传说，船与箭，巧智交作，在蔡国强手中，也在纽约，成为一则正喻而反讽的寓言。

此前，此后，我以为，蔡国强的几乎所有作品大约均可视为不同材质、不同场域、不同版本的《草船借箭》。但我不想说，蔡国强的精彩缘自谋略。是的，这一伟大的典故为他所借，然而他并不是以智谋取胜的诸葛亮；幸亏他不是。

迄今，关于蔡国强的议论与评说，包括他的自述，大抵将他的实践归结为中国资源的借取与活用。诚然，这是显而易见的，但玩弄中国牌不是他的专擅。近二十多年，太多中国当代艺术家以种种过于聪明的——抑或廉价的——方式搜刮所谓“中国资源”，并竭力探触更为广泛的西方资源，使之利用或被利用，期以兼收“船”“箭”之效，而居然奏效，果然奏效了——当我在庞大的《草船借箭》前徘徊不去，我所属意的不是作者的智谋，而是罕见的秉性，一种如今我愿称之为异常专业的“业余感”：在我所知道（而且佩服）的中国同行中，蔡国强可能是唯一一位自外于西方艺术庞大知识体系的当代艺术家。

自所谓“八五运动”以来，几乎重要的当代英雄大抵试图成